

夏峰：特殊教育的“拓荒者”

1990年，刚从艺术师范学校毕业的夏峰被推荐为上海第二聋哑学校的美术老师。初出茅庐的他当时不会想到，此生就由此和特殊教育相牵相连。从业近30年来，夏峰始终是特殊教育领域里的一名“拓荒者”，经历过转型、面对过挑战，但他始终孜孜不倦地推动新尝试、开垦新领域，不仅树立了行业标杆，更用心帮助每一位特殊人士找到精彩人生。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初入特教 辅导百天聋儿斩获国际大奖

刚刚进入上海市第二聋哑学校，夏峰的主要工作是指导这些聋哑学生们的儿童画，令人意外的是，他一接手工作，孩子们的美术水平就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

在当时，无论是特殊教育，还是普通教育，很多美术老师的做法往往是挂一块黑板，画一个模版，然后让学生跟着模仿，最后再补充一些内容和指导。但夏峰初入特殊教育行业，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教法。“我主要借鉴了德国的教学方法，鼓励孩子用想象画画。”夏峰说，往常的美术课都是儿童跟着老师走，而他的美术课是老师跟着儿童走，用几

何、线条等启发孩子们发挥想象力，“比如根据一个形状，让孩子们不断添加，变成一个动物，或是一栋楼。不拘泥于形式，而是在孩子们创作的基础上再引导。”

如此前沿的教学方法很快就有了成效。令夏峰惊喜的是，他那年9月入职，12月就有学生在国际大赛上获得了铜奖。而到了他工作的第二年，论文也在全国拿了奖。1994年，不仅召开了以他为名的“夏峰美术教育研讨会”，还举办了夏峰学生作品展。如今回溯这段初入特教时光，专业成长的快车道为夏峰日后的深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夏峰和特殊儿童一起做游戏。

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学校变身 肩负重任用科研带动转型

90年代末，夏峰面临着教学生涯的重大转型，他所在的单位在布局调整的基础上进行拆分，原先的校址转变为长宁初职校，学校处于改革转型的风口浪尖。四十多名教师退的退、走的走，只剩下了不到18人的“老弱病残”团队。

虽然夏峰当时已经成长为学校主持党政工作的副校长，但他感受到的是，那时学校的前路一片迷茫，“树倒猢猻散”的状况加剧了这种危机感。学校的教学对象变了，从聋人变成了各种类型的特殊儿童。课堂的教法也转变了，原先面对聋人学生，一堂课下来至少他们都是没有反应的，但现在这些智障学生，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课堂上说什么。面对这样严峻的情况，夏峰并没有退缩，更没有选择“逃跑”，而是坚定地留了下来，带领老师们一起转型。

为了促进教师群体发展，探索未来发展道路，夏峰在1997年确立了“立体化”的管理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几条就是“以研究为总揽”、“以学习为主线”、“以课题为形式”，“建设学习型组织、研究型学校”。夏峰通过研究了解到，特教老师最缺少的就是专业成就感，为此他专门确立了“所有工作都由课题引领”的思路，这即使放到当时全市的普教层面，也是走在时代的最前列。

“虽然转型起步很艰难，但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可以创造，值得拓荒的空间。”夏峰带着教师们一起，做家长调查、推动课程构建、注重教材开发，并请专家传授大量的实践经验，很快，以科研为引领的转型成效开始在教师水平和教学质量上显现。

如果说夏峰对待特殊儿童，是把他们比作一粒粒弥足珍贵的“金子”，那么对待特教教师，则把他们看成是一颗颗熠熠闪光的“钻石”。他认为，“发掘每一位教师的特长，用人所长，成全教师的同时也成就了事业。”

全桂红就是当年夏峰引进的第一批大学生中的一个，如今她已是长宁区辅读学校的校长。夏峰回忆道，全桂红当年毕业于旅专，也就是现在的上师大旅游学院烹饪专业，实践能力很强，但教学上却比较欠缺。“那时她告诉我，自己知道怎么做，但却不知道应该怎么教，更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这些特殊学生明白她教了些什么。”于是夏峰建议她用教科研相结合的形式来解决问题，并专门成立了一个专家指导小组，让教学专家和她对接，告诉她应该怎样设计课题。“随后我要求她把自己的工作步骤写下来，也就是所谓的‘工序分析法’，把烹饪的每个环节写入自行开发的教材，再进行试讲，并根据学生特点及反馈进行修改。”夏峰回忆说，几次反复下来，全桂红就把烹饪技能细化了，每一个步骤都清清楚楚，学生们也就更容易接受了。

再度转型 继续“拓荒”树立专业标杆

2011年，位于虹古路的长宁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成立了。这个全新的集管理与服务、研究与指导、评估与训练为一体的机构有着众多远大的教育目标，而夏峰无疑是最适合不过的“掌门人”。做精职业教育、做强随班就读、做大终身教育……指导中心的架构高于普通的特殊学校，也让夏峰有了更多的拓荒空间。

中心刚成立不久，夏峰就引入了“艺术治疗”这一概念和实践。那时，大部分家长和老师都很难想象，就是这些话都说不清楚、行动都无法自主完成的特殊儿童，居然可以创作出那么富有想象力和爆发力的作品，他们的内心竟然是这样的丰富而充满激情。

袁永瑞就是这群特殊孩子中尤其特别的一个。虽然患有四级智障，但他却非常喜欢阅读和写作，无论是鬼故事、侦探武侠小说，还是“驴友”故事、散文诗，他都能信手拈来，现场就能写出洋洋洒洒几千字。在阅读了袁永瑞撰写的一系列作品后，夏峰兴奋异常，师生俩的珍贵情谊也由此建立。

夏峰建议指导中心尝试使用“艺术治疗”作为袁永瑞康复治疗的一个重要手段。夏峰一边联合指导中心的多位教师，专门为袁永瑞开设一系列“特制课程”，通过情绪疏导和调适，帮助袁永瑞度过日常生活和身体习惯上的难关，帮助他进行文学创作上的改进，如修改字词、调整文章结构、提升写作水平等等；另一方面，夏峰召集了一个志愿者团队，帮助袁永瑞进行文字录入和作品出版工作，由于袁永瑞的大多数作品均为手写，夏峰亲自上阵，教他使用写字板在上网本上打字。

“我告诉他，社会上其实有很多像他这样有生理缺陷的孩子，但这其中也有很多特殊孩子依靠自己的努力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尤其是在文学上的事业，如张海迪、史铁生，而你并不比他们差。”夏峰的这番鼓励，让袁永瑞开始反思和回顾自己的特殊人生，而曾经所遭遇的那些忐忑和尴尬，对于现在的袁永瑞而言，也更加释然了。就是依靠着这样的“艺术治疗”，夏峰挖掘出了袁永瑞的精彩人生。

永葆初心 为特殊人群打开“19道门”

夏峰还考虑到不同障碍类型儿童家长的不同需求，开展不同主题的家长工作坊。三年级的小宝同学不听课，总是发呆，其实她并不是不爱学习，而是感觉总在神游。于是，家长参加中心组织的注意力训练营家长工作坊，学习了很多实操技术，小宝的成绩提高了，家长也变得开心多了。“再比如有的是书写障碍儿童，有的是阅读障碍儿童，还有的是计算障碍儿童，我们统称为“学习障碍儿童”。普通的教师会将之归因为孩子的学习态度不好，事实上是他们不了解学生，对学生的细分程度不够。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尽早识别，并提供干预和支持。”

上海市教育学会秘书长苏忱认为，“夏峰带领的长宁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的核心经验回答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一个区域如何进行多学科的资源配置、成套和系统化？第二，一个区域的特殊教育应该并可以服务于哪些对象和范围？这两个问题对于实现上海2020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具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一位艺术大师曾用19道门的创意作品来表现特殊学生的人生“门槛”。这19道门既是现实的大门，又是困住人们的无形心门。对待这些特殊的孩子，夏峰始终带着拓荒的初心，引导社会一起帮助孩子们慢慢打开19道门，与世界融合。

